



幸闻琐记④

一言难忘

神话降临人间

叶辛

这一基础上陡地出现在世人眼前的。

我在2023年最近一次走进巴赫，就是坐着面包车开进去的。

和我年轻时仗着身强力壮，翻山越岭爬得筋疲力尽走进巴赫，感觉完全是恍若隔世般的大不同。那时候，因为太不容易走进这个寨子，心里还真充满了神秘感。这种神秘包含着畏惧、好奇和内心中不断涌出的两个字：原始。

巴赫属于今天的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猫营镇牛角井村巴赫村民组。今天喜欢旅游和探险的小青年，开着自驾车，准确地打出了这个地址，就可以走进这一处曾经被人视作神话里才会出现的村寨。

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小小的苗族村寨的。在过去，她就是属于我小说中写到的：山也遥远、水也遥远、道路也是十分地遥远的村寨。不但外人不易抵达，就是周围团转的村寨，也很少有人到他们那里去。附近镇宁县城、紫云县城里有干部去了一趟巴赫回来，逢人就会道：

“你知道我这几天去了哪儿？巴赫。”

“啥子啥子？你去了巴赫！快说说，寨子上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像人们传说的，有点儿神秘莫测？”

“那还用说。”去的人那神情仿佛他是到了一趟外国，喝一口水，他往往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见闻。巴赫人的服饰以华丽著称，男子都穿长袍一样的服装；而女子呢，服饰色彩艳丽不算，梳一个头发，靠自己一个人是完不成的，非得有嫂子、婶娘，甚至母亲的帮助才能完成。梳完了头发，那把红色

的梳子就插在乌发中间，给长长的乌发起一个支撑作用。把脑壳上的头发向右侧梳成一面飘扬的旗帜形状，既起到了一个装饰作用，也告示任何外来的民族，她们都是“撒苗”崇拜夜郎竹王的后裔，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见证。

我在“撒苗”两个字上加了引号，是要告诉读者，这是苗族中特殊的一个支系。初到贵州插队当知青时，知道贵州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有苗族、布依族、彝族、水族、瑶族、仡佬族等等。时间待得长了，了解得也深入了，才知道，都称为苗族，还有白苗、花苗、红苗、黑苗、青苗之分。而即便同为一个黑苗，也有相互之间说话听不懂的。和民族学院的专家们探讨，他们说：这叫有名的苗族分成五大支系，再往下细分，100种也不止。巴赫的苗族，就是较小的一个支系。整个村寨只有70多户人家，老老小小男男女女一起算上，也才300多人口。

可别小看这300多人啊！他们都自称是最后的夜郎遗存。我们这300多位“蒙正苗”，是正宗的夜郎王的后代子孙。不少走进巴赫小寨子的专家学者，从他们的服饰、饮食、民俗、居住的农舍、婚俗、风情、娱乐乃至自古保存下来的夜郎王印，也承认，巴赫的蒙正苗，是夜郎国的最后遗存子孙。

这就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在贵州的疆域内，偏远古朴、少为人知的村寨还有很多，不少地方，都说他们是夜郎人的后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夜郎王真的有这么多散落在各地的后裔？



巴赫景观

看到这篇小文的题目，读者会问，你这是是否故弄玄虚。

我得答：不是。

多少年前，我知道贵州大山深处有这么一处地方，就有人问：你讲的是神话故事吗？人间哪会有这种地方。

我把这里人们的生活形态和方式，写进了小说。还有读者对我说，你只不过是小说罢了，多半是你想象的吧。现实中哪会有这样的事。还是不相信。

故而我也没有必要对虚构的小说中写到的情形特意作出解释。

但是这篇小文，是要告诉读者诸君，传说中的神话（或者说人们感觉中是神话）确实降临到了人间。

这个地方叫巴赫（读朗，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中，巴赫就是最小的意思）。

2015年，贵州省在12月底宣告，贵州的88个县、区、市通通通了高速公路。在此基础上，每个县又把公路修到了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村寨上。当地俗称“村村通油路”（意思是村村寨寨无论大小都修通了柏油公路）。

巴赫这小小的苗族村寨，就是在

灯下听松

景东的“国家行动”

陈应松

景东是云南的一个县，却有无量山和哀牢山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地球同纬度带上生物资源较为丰富的自然综合体，有“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中国灰叶猴之乡”等美誉。景东在无量山和哀牢山腹地，但是它又与大理邻近，接受了最早的大理国文明。景东虽然是彝族自治县，但县名是傣语，景是城，东是坝子。景东，就是坝子城。

景东之所以有名，在于它的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在于它是首个TEEB项目示范点。所谓TEEB项目，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主导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示范及政策应用的综合方法体系。景东的生态底气太足了。黑冠长臂猿、灰叶猴、黑颈长尾雉这些极其珍贵的动物，有无量山和哀牢山保护和藏匿它们。两座大山白雾腾腾、云似飞腾，万峰林立、野气笼罩。

景东加入TEEB项目，其实是景东

人的眼光。从保护黑冠长臂猿到保护灰叶猴，这是历史形成的生态文明民风，不然，有多少猿与猴不被人偷猎灭绝？我们的灵长类近亲被善良的景东人保护至今，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功德？破坏一座雨林，就是无数生灵涂炭。

在景东，我读到一块清代的碑刻，立于路东村石岩社，碑为大理石质，镶嵌于大庙内的山墙上。碑首刻有“勒石垂久”四字。碑立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碑石上写明石岩村禁伐林的四至范围，说“蓄树滋水禁火，封山不数载而林木森然苍蔚可观”。碑文严格规定：禁纵火烧山犯者罚银叁拾叁两；禁砍伐树木犯者罚银叁叁叁两；禁毁树种地违者罚银叁叁叁两……180多年前的“封山育林碑”，告诫子孙要保护好森林，有林才有水，有林有水才有好生活。

景东无论是彝族还是傣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深入到了民族的信仰中。祖宗们不砍伐森林，是认为树是他们的神。传说在很早以前，生活在无量山下澜沧江畔的少女沙壹捕鱼时触木有感而怀孕生子。这十子中有一人即成为后来彝族的祖先，沙壹也被尊称为彝族太始母。又传说后来彝族的首领在一次战争失败无处躲藏时，就用自己的肉身化作大森林，让子孙们躲在森林里逃过民族的灭顶之灾，这是多么有象征意味的传说。后来彝

族认为天下的大树就是自己首领，每年设竜祭祀，不得随便砍伐树木。从此，祭竜设竜头，保护树木设有树长。

彝族的树长制是中国最独特的生态制度，在景东也有一块碑记载选举树长的事，始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六月二十六日，无量山文旧村，出台一系列禁止乱砍滥伐的规章制度，决定设立刘应学、李如松等9人为树长，并且勒石为誓，景东各地争相效仿。有文章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景东人饿死不毁林开荒地。为保护一株老树不被砍伐，村人誓死守护，让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开国上将阎红彦大为惊叹，极力推崇。树即是神，木不可伐，这些执拗的信仰与情怀，为景东留下了青山绿水、无边财富。

我在景东还听到一个护林员讲的故事。护林员叫陶政坤，过去也是猎人。他说事情发生在20多年前，他的大哥在山上打中了一只母长臂猿的腹部，等他靠近才发现，母猿带着崽子，双眼满是泪花，一只手指着小猿，另一只手左右摇摆，似乎在说：“不要打我，我还有孩子。”陶政坤大哥被这个场景震惊了，他打猎一辈子，从来没有见到过长臂猿流泪，禽兽也有母爱，堪比人类，他终于放过了长臂猿母子，把枪丢在了崖下。回来后他就要求弟弟们绝对不能再打猎了，野兽也是通人性的。

黑冠长臂猿的确是山中的精灵，是有仙灵之气的，不可亵渎，更不可猎杀。黑冠长臂猿成年可达8至10公斤重，臂长是身体的两倍，它们在树冠荡悠如闪电，转瞬即逝，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公猴全身都是黑色的，头顶上有一块短而直立的冠状簇毛，母猿背上



阅读除了享受故事的趣味，也涉及演绎和分类辨证的步骤和方法。而这些步骤、方法对儿童而言又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孩子们了解“阅读”之何物，为什么要阅读，从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帮助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阅读不只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在了解阅读世界的层面后，我们其实也可影响别人的阅读。

——（英）艾登·钱伯斯

所谓“责任游戏”，是指通过阅读讨论之后，阅读者充分把握了文本的内容与意义，享受阅读过程和故事本身的乐趣之后，还应该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传播美好，影响更多的人阅读。钱伯斯也提出了若干阅读者强化自己责任的做法。如由较年长学生为学弟学妹们选择推荐书籍；为自己班级、其他班级、父母团体等推荐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籍；收集相关数据（如报刊发表的书评、作者自传、插画、封面设计等）做成图书海报，在学校布告栏或者校刊上为一本书籍做广告；以制作“精选集”的方式来介绍一本书或者一个作家等。这些做法，目的都是同一个，把自己读过的好书，推荐给更多人，用曾经感动过自己的故事去感动更多人。这是书籍的接力，是阅读的接力，也是感动的接力。阅读，本来就是一件传播美好的事情。在传播美好之中，也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

在一组阅读讨论的团体中，没读过指定读物的“非读者”，一般来说是挺让人反感的。但有个法子能让这种人物也对讨论产生贡献。既然他们

对该书一无所知，正好让他们担任提问和理清答案的工作。只要他们对组员的对答有任何不解，都可以立即提出，而每个组员也都要负责释疑。老师每隔一阵子就要求这些“非读者”对刚才讨论的内容做汇总简报。这么做的原因在于让说话的一方确认自己的表达方式有无缺点，“收听”的一方是不是清楚接收到了自己的讯息，自己的想法是否被误解了。透过这种反省的确认，大家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可以学得更仔细、更含蓄、更周延些。

——（英）艾登·钱伯斯

一般来说，在讨论的过程中，最忌讳、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参与讨论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根本没有读过讨论的书籍，对文本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钱伯斯教给我们一个好办法，这就是所谓的“非读者游戏”。非读者有两项重要的任务：提问和汇总简报。提问的意义，在于检验被提问的对象是否真正读懂了文本，一般来说，没有认真阅读的人往往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汇总简报，不仅仅让非读者也能够大致了解文本的内容与逻辑，同时也让参与讨论的人能够确认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否被别人所理解和把握，从而训练自己清晰、流畅、仔细、周到地表达思想的能力。也许钱伯斯没有意识到，“非读者游戏”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在提问与汇总简报的过程中，非读者也许会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变——成为真正的读者。所以，在组织讨论的时候，不妨故意安排几位“非读者”参与，做一做钱伯斯的“非读者游戏”。

阅读（聆听）一段故事，不仅仅只是逐字看过，它更是一个层次进入另一个层次的过程。

——（法）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是法国作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著有《写作的零度》《神话》《符号学基础》《批判与真理》等，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面有深入研究。钱伯斯在解释巴特的这段

文字时说：“穿梭在文字运用的不同层次，涵泳于意义的多种可能，这是一个熟练的读者的阅读态度。这也是我们应该教会孩子们的事情。”也就是说，讨论不能够浮光掠影，只是粗读一遍。每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不仅长相不一样，而且各具个性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书，在遣词造句、表现形态和内容情节上各有特色。阅读讨论的过程，就是发掘这些不同特色的过程。如何才能做到像层层剥笋一样，走进书的不同层次、发掘意义的多种可能？老师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钱伯斯提出，为了把握讨论的节奏和控制讨论的方向，可以提出三种类型的问题：一是基本问题，这类问题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喜欢不喜欢之类，如“这本书里有没有什么是你喜欢的？”“有没有什么是你不喜欢的？”“有没有什么让你困惑不解的？”二是概论性问题，这类问题主要是把阅读的书籍与学生个人的阅读经验、生命体验、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如“你以前读过这样类型的书吗？”“你以前读过这本书吗？”“你有没有遭遇过和书里相同的情节？”“你会怎么跟朋友谈论这本书？”三是特定问题，这类问题一般紧紧围绕讨论的文本展开，如“你觉得这故事从头到尾得花上多少时间才能读完？”“你觉得哪一个角色最有意思？”“这个说故事的人，这个叙事者怎么看待书中各个角色？叙事者喜欢或者不喜欢哪个角色？我们从何得知？”作者在书中列了上百个问题清单，供老师和父母在组织讨论时参考。当然，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在讨论时全部问到，也没有必要根据问题清单照本宣科，而只是作为一个问题的架构，帮助阅读讨论的主持人理清头绪，使讨论更有逻辑，能够层层深入下去。



青草 芃芃（之五）

书斋式茶室是美化环境、陶冶性情、追求生活品位的场所。现代家庭多把书房与茶室合而为一，变成书斋式茶室。别致的书斋，优雅的茶室，一杯清茶细细地品味人生，读书、写字、吟诗、作画，让躁动的心情平静下来，紧张的精神得到松弛。疲劳得到缓解，烦恼渐渐忘却。任思想的清流自由流淌，使枯渴的才思得到滋养。在这里，有把盏夜读的清幽，也有好友相互倾诉的雅趣。

修建于书斋式茶室，代表了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现代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体现文明、提高素养的方式有很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以一种完全放松的心态，以一种忘我而休闲的方式去面对生活，则是当下现代人走向文明的一种生活方式。书斋式茶室这样美好，可行性有多少呢？如何去营造一个合乎自己心愿的书斋式茶室呢？其实，有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空间，就可以把茶和书联系起来。小书斋可以是家中的一个凉台，墨香、书香、茶香可以样样俱全。

书斋式茶室要根据不同的住房条件而定，大有大的做法，小有小的安排。依照个人的喜好和审美，可以把书斋营造成古典的、现代的；欧式的、中式的；等等。只要能够做到方便、实用、舒适而又不失文化意趣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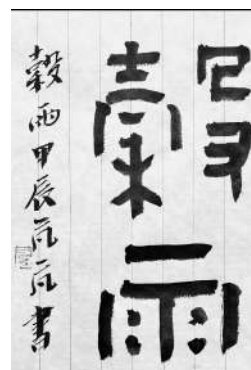
现代人也有把自己办公室做成书斋式的，既可以有文化品位，用起来也方便。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可以开辟出一小块地方用来喝茶，摆放茶具。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地泡上一壶茶，求得片刻安宁，平心静气、提神醒脑，也不失为一件快事。

再谈书与茶

骆芃芃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 骆芃芃 篆刻



谷雨 骆芃芃 书



云南无量山中的黑冠长臂猿